

戰時獨幕劇集

洗 羣 著

中華圖書公司印行

1941

菱姑

洗羣

時：廿七年某季

地：華北某鄉

人：

菱姑

媽

爹

金生

日本特務 甲

乙

景：

離縣城較遠的一個村莊。

後邊是高山，山脚下有一座茅屋，正門在台中。右邊還伸出一間小房，也許平常是堆甚麼東西的，小房有一個較小的門。左邊幾顆樹排列着，露出一條小道來。

門前的一塊空場，就是這故事發生的地點。正中有兩層小台階，空場裡，有一張小方桌，兩張大凳，一張小凳。

幕開——

不是農忙的時期，而且這一家也不是耕田的人家，所以在這早晨五點鐘，人們都還熟睡在夢鄉裡，沒有一點動靜。

這清早的村莊，墜入一個迷濛的沉默裡。天邊還剩下一彎殘月，幾粒小星。怕是不久就要天亮了，東方隱約地有點子紅意。

菱姑蓬鬆着頭髮，劉海拂在額前，大辮子拖在背後，手裡抱着一隻小花貓。一對大眼睛，睜得圓圓的，在寂靜的早晨，它放出戀愛的光芒來。

心眼裡只樂，臉上笑迷迷的。彷彿由他嘴裡，哼出了輕俏的歌聲：

菱：「小花貓，別鬧了！

老黃牛，別叫了！

太陽還沒起來呢，

「他」還在睡覺。

是弟弟，點點頭。

月姐姐，擺擺手。

明兒晚上再見吧，

留着「他」。

別讓「他」走！」

菱姑的媽，由中門出來。打了一個呵欠，伸了一伸懶腰。瞧了菱姑一眼，半玩笑半諷刺地：

媽：菱姑，怎麼一黑早就起來了？

菱：唔，起來了。

媽：昨晚上翻來覆去地鬧了一夜，幹嗎呀？樂得這樣！

菱：甚麼樂？我睡不着嘿！

媽：人兒也來了，還有甚麼睡不着的呢？

菱：……誰知道？

媽：我看你是——

菱（搶着說）：樂得睡不着——是嗎？

媽：唔，八九不離十！

菱：別那麼樣，好不好？

媽：那麼呀？

菱：那樣？說些鬼話！

媽：哎呦，大清早也不講個吉利！

菱：（故意地）阿彌陀佛，童言无忌！

媽：還丫頭，真是……

菱：又是甚麼呀？

媽：真是調皮！

菱：媽，您才調皮呢！

媽：我怎麼調皮呀？

菱：幹嗎一大早就說些瘋話呢？

媽：甚麼瘋話？

菱：幹嗎您要說……

媽：哦！本來末，一大早就在門口，「他」呀，「我」呀。

菱：（啼笑皆非）媽！

媽：從前，有點甚麼事，要你早點起來，哦，就像叫渡船似地，叫醒了，又睡着了；拉起來，又躺下了；今天可誰也沒叫你，誰也沒拉你，你偏趕着天沒亮就起來了；哼，這是幹嗎呀？

菱：好了，媽，越說聲音越大了，別……

媽：別甚麼？別鬧醒了那屋裡的人兒，是嗎？

菱：人家遠路來的，該好好地睡一下。

媽：嘖嘖嘖，你倒教訓起我來了。偏你知道愛惜他，我是他的姑媽，我還不會……

菱：好媽媽，我說不過您，您坐下來，我有話問您。

媽：（坐在小凳上）甚麼事呀？

菱：表哥有六七年沒見着了。

媽：可不是，自從那年打關外分手，就一直沒見過他的面。

菱：他這次來，我們該好好地款待一下子呀！

媽：唔，我也是這麼想。可是你爹好久沒帶錢回來了，他在城裡也不知道找到事沒有。沒錢，拿甚麼款待人家呢？

菱：反正表哥也不是外人，用不着別的甚麼，只留他多住幾天，殺隻雞，宰隻鴨，也就行了。

媽：唔……（笑着說）我看雞也不必殺，鴨也不必宰，就只留他多住幾天，也就行了！

菱：媽，我不囉，您又來了！（倒在媽懷裡撒嬌）

媽：好了，我不說了，好孩子，起來好好地坐一下吧。

菱：（仍舊坐好）媽，您再說，我可就生氣了！

媽：好，我再不說了。……呵，你表哥這次來這兒幹嗎的？

菱：我也不知道。

媽：他沒有告訴你？

菱：沒有。我想，他一定是特爲來看看咱的。

媽：不，我說，他幹了甚麼游擊隊。……

菱：您聽見誰說的？

媽：前邊村裡的王瞎子說的。

菱：……不吧，他當了遊擊隊，還跑到我們這兒來幹甚麼呢？

媽：我前天聽見王瞎子說，縣城給日本兵佔去了，說不定一兩天還會到我們村裡

來。

菱：反正我們這兒離縣城還遠，怕甚麼？

媽：還？日本兵有機關車子，說來就來了。聽說山那邊的田家村，已經有甚麼辦法？

陟：了！

菱：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！

媽：本來哩，呆在鄉下，會知道甚麼。日本兵到了面前才算數！

菱：日本兵不來，跟表哥有甚麼相干呢？

媽：傻丫頭，他們還不是想來游一下子擊嗎？

菱：甚麼「游一下子擊」呀？

媽：遊擊隊囉，不遊一下子擊！

菱：呵！……不會吧！

媽：怎麼不會，前村的王瞎子，就是這樣說的！

菱：王瞎子，一個算命的瞎子，他會知道甚麼？

媽：喝，你別小看王瞎子，城裡的事，他全知道。

菱：我總有點不相信！

媽：但願沒有這些事，惟願日本兵不打來；不然又得像七年前在關外一樣，逃呀，逃呀！關外逃到關內，一點兒錢都逃光了，弄得挨餓。

菱：日本兵打來了，我可再也不逃了，跟他們拚了算了！

媽：胡說，大姑娘怎麼能不逃……說不定沒有這些事，我看還是等一時間問問你表哥吧！

菱：好吧，您問他吧！

媽：呵，天都大亮了，事也忘了做，還在跟你胡扯！

菱：那您就快去吧！

媽：可不是，我當然得「快」去呵！（笑着由中門進去）

菱姑坐在那兒，靜了一會兒。又想起房裏的人了，偷眼望望那個小門，很甜地笑了一笑。忍不住，又唱了：

「太陽光光照樹頂，
屋裏的人兒沒睡醒。」

小花貓，別出聲，

老黃牛，嘴閉緊，

停一會請你們吃麻餅！」

菱姑的爹，揹着一個大包，由小道走來。這忠厚的老頭子，笑嘻嘻地，像有甚麼了不起的喜事似地。他望見了菱姑，他高興地叫了一聲：

爹：菱姑！

菱：（一抬頭，見是爹回了，非常得意地蹣了過去）呵，爹，你回了？

爹：嗯，我特地回來瞧瞧你跟媽媽的。

菱：（接過了包袱）您歇一下吧，我去叫媽來。

爹：把包袱擱下吧，過來，讓我瞧瞧你，是胖了，還是瘦了。

菱：（走近菱身邊，撒嬌地）胖！你好久不帶錢回來給我們，吃的也沒有，那兒會胖呢？

菱：呵，可憐！菱不好，沒帶錢給你買肉吃，把你都給餓瘦了。瞧吧，我先給你一樣好東西吃吧！（由身上拿出一個麪包來，給她）

菱：（接過來，很開心地）呵，這是外國人吃的點心，我在東北的時候，看見過的。

菱：唔，是外國人吃的點心。

菱：您那兒來的？

菱：是！一個外國人送給我的。

菱：外國人。

菱：對了，外國人。

菱：您怎麼認得外國人的？

菱：……唔！我新交的一個外國朋友。

菱：你怎麼會跟外國人交朋友的？

爹：呵，等一下再告訴你。你去叫你媽來吧！

菱：好。（走到門口，推開門）媽，快來，爹從城裏回了。

媽：（在內）呵？你爹回來了？（出來）哦！真的！你怎麼回的？

爺：我回來看看你們的。

媽：你弄着了事沒有？

爹：事嗎？弄好了！

媽：呵，阿彌陀佛！

爹：別唸佛，你瞧瞧這是甚麼？（指包袱）

菱：（一邊吃）媽，爹還帶了洋點心給我吃！

媽：好吧，你去吃你的吧。（過來，一邊解包袱，一邊說）這一大包甚麼呀？（包袱

打開，裏面全是綢緞衣服）哦，你那兒弄來這麼些闊衣服呀？

爹：買的呀！

媽：真的！

菱：媽，別信爹說的，這一定不是買的。

媽：究竟是怎麼來的？

爹：不是買的，就是偷的吧！

媽：別開玩笑了，人家問你真話。

爹：是人家送我的。

媽：誰送給你這些衣服？

爹：一個外國朋友。

菱：呵，對了，媽，爹在城裏交了一個外國朋友。

媽：是嗎？

爹：唔。我的事，就是這個外國朋友給我的。

媽：你幹的是甚麼事啊？

爹：連我自己也弄不清，反正他叫我幹嗎我就幹嗎。

媽：城裏怎麼樣了？

爹：沒有怎麼樣。

菱：不是說日本兵打進了城嗎？

爹：是進了城。

菱：那怎麼說沒有怎麼樣呢？

爹：本來沒有怎樣囉。日本兵比中國兵還好。

媽：比中國兵還好？

爹：可不是！

菱：沒有殺人？

爹：怎麼不殺人！

爹：他只殺那些讀書的，做官的，當兵的，跟那些不順從他們的人；可不殺像我這樣的

爹：您順從他們嗎？

爹：我！我有甚麼，反正他們給我錢，我就替他們幹活。（拿出錢）你瞧，二十塊大洋！

媽：你究竟替他們幹些甚麼呢？

爹：替他們領領路呵，打聽打聽事呵，也沒有甚麼。

爹：爹，您不該幫他們幹的。

爹：爲甚麼？

爹：您爲甚麼要幫他們呢？他們是鬼子！

爹：傻孩子，不幫他們我那兒會弄得着事呢？又怎麼能弄得着這些衣服！這些錢呢

媽：這些衣服都是他們給你的？